

THE CASE BOOK OF ALLAN POE

爱伦·坡探案大全集

侦探小说最具魔力的标签，推理世界最顶尖的超级神探
淋漓尽致的推理情节、高潮迭起的剧情起伏
构建百年来最经典最永恒不朽的探案传奇

毛格街悬案

◎埃德加·爱伦·坡/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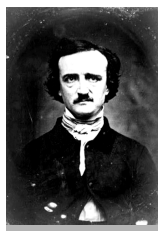
◎吴朝华/译

畅销经典
最新全译本
探案权威

安徽美苑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| 原作者简介 |



埃德加·爱伦·坡 (Edgar Allan Poe) (1809—1849)，被誉为影响 19 世纪美国文坛的作家之一的美国诗人、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，在世时长期担任报刊编辑。

1809 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，原名埃德加·坡，其父母均是演员，在他出生后不久其父下落不明，在三岁时母亲去世，后被烟草富商约翰·爱伦私下收养，改名为“埃德加·爱伦·坡”。

早年曾先后就读弗吉尼亚大学与西点军校，期间因语言学识过人、成绩优秀而在学员中深得人心，但在生活中却因感情的不如意与养父的歧视倍感受挫，不久就因赌博、酗酒等原因被学校开除。

虽然一生贫苦潦倒，但他在文学领域却是不可多得的鬼才作家，文学领域涉猎极广，作品往往别具一格、内容多样。被称为侦探小说鼻祖、科幻小说先驱之一、恐怖小说大师、短篇哥特小说巅峰、象征主义先驱之一。

影响 19 世纪美国文坛的作家之一——埃德加·爱伦·坡，有着很多让人为之着迷的作品。他在文学领域涉猎极广，诗歌、短篇小说、侦探小说和文学评论等。他的作品向来充满神秘恐怖的气息，让读者为之着迷，虽然故事总是围绕着诡异和灰暗，但是作品往往都映射出人类内心的阴暗与诡异，别具一格，在任何时代都具有“独一无二”的风格。

爱伦·坡 1809 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。对于文学创作拥有很高的造诣，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和西点军校。在学校期间因学识过人、成绩优秀而在学员中深得人心。但在生活中却因感情的不如意与养父的歧视倍感受挫，不久就因赌博、酗酒等原因被学校开除。

在他的这些作品中，几乎都贯穿着“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，不是真理”的艺术主张。他认为：“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——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。而在故事写作方面，每篇作品都应收到力图制造惊险、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。”他用阴郁的文字、悬疑的情节以及玄妙的推理技巧来挖掘人性中的善与恶。在他的笔下，人类内心中的阴暗、邪恶、诡异等行为都暴露无遗！

埃德加·爱伦·坡一生穷困潦倒，受尽人间白眼，幼失双亲，生性敏感，对于温暖和安全感总是异常缺乏，加上屡遭磨难，对于他来说，现实更是不堪面对的，他只有借助写作和酒精才能在幻想的土地上恣意驰骋。不论生前死后，外界对其评价也



爱伦·坡探案大全集 毛格街悬案

褒贬不一，熟悉他的人认为他是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和诗人，而在对他有成见的人眼里，他只是酒鬼与疯子。当然不管怎么说，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，他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。

埃德加·爱伦·坡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作品，其中包括惊悚名篇《黑猫》《和木乃伊谈话》《金甲虫》等，以及推理类侦探小说《毛格街悬案》《失踪的玛丽·萝洁》《写在羊皮纸上的遗嘱》等。语言和形式精致、优美，内容多样、诡异，经久不衰，是许多侦探迷与小说迷追捧的对象！

| 目录 |



毛格街悬案 / 1

圣罗克区居民突然被一阵凄厉的尖叫声惊醒好梦，听上去这阵声音是从毛格街一幢房子的4楼传出来的……当人们奔上第二层楼梯头的时候，这声音也停了，一切都已寂然无声。于是大家就分头搜寻，并且赶紧逐间查看。搜到4楼一间大后房之后，只看见房门反锁，便推门闯入，眼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，在场者全都大惊失色，魂飞魄散。

失窃的信 / 41

他非常熟悉我的笔迹，于是我在那张空白纸抄写了几个字：“……如此恶毒的计策，如果配不上阿尔特拉厄，也配得上蒂埃斯特了。”

瘟疫王 / 66

这个人面部僵硬，身体瘫痪了，他那身非常不随和的打扮显然让他非常别扭。可是与众不同，他就藏身在一口崭新漂亮的红木棺材里，而棺材的顶端就压着他的头，朝向

| 目录 |

四方伸展成一顶兜帽的样子，这样就使得这张脸看起来有一种不可言喻的趣味。棺材的两边挖出了伸手的洞……

一千零二夜的故事 / 80

“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也不会再忍受了。你这些胡诌已经让我头疼得要命，而我也看到天快亮了，那么我们俩结婚多久了？我的良心又会让我不安了。你意思是说这些单峰骆驼之类的昏话，是将我当作傻瓜吗？总而言之，你最好还是起床挨绞去。”

瓶中手稿 / 98

已经没有时间容我思量自己的命运——圆周快速缩小——我们发疯般地陷入了漩涡的魔掌——在大洋和风暴的一片呼啸、怒号和雷鸣般的巨响声中，大船颤抖着，啊，上帝！——正向下沉没。

被用完的人 / 110

我这回终于完全弄清了事情的真相，并且终于彻底解开了那个长期困扰着我的疑团。事情是很明显的，事情是很清楚的，名誉准将约翰·A·B·C·史密斯是一个……

| 目录 |

一桶阿蒙蒂亚度酒 / 124

我于是就手忙脚乱地结束了我的工程，并且还把最后一块石头也推进去，同时也用灰浆将它抹好，之后又把那些枯骨残骸重新砌起的砖墙擦好。之后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从没有任何生灵打扰过它们。

德洛梅勒特公爵 / 135

公爵还从没有这样绝望过。并且，难道他不知道其中的奥妙？难道他没读过《勒布伦老头》？难道他不是二十一点俱乐部的成员吗？假如我输了，他说，我就会加倍地输——并且我就会被加倍地诅咒——就是这么回事！

一星期中的三个星期天 / 141

“天哪！好啦，凯特。好啦，博比。也正如你们所说，这就是对我的报应，可是我还是一个遵守诺言的人。听好，孩子！你可以娶她，包括她的钱等，随便你什么时候。我累了，真的，三个星期天一直就排着队！”

毛格街悬案

圣罗克区居民突然被一阵凄厉的尖叫声惊醒好梦，听上去这阵声音是从莫格街一幢房子的4楼传出来的……当人们奔上第二层楼梯头的时候，这声音也停了，一切都已寂然无声。于是大家就分头搜寻，并且赶紧逐间查看。搜到4楼一间大后房之后，只看见房门反锁，便推门闯入，眼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，在场者全都大惊失色，魂飞魄散。



所谓分析这样的才智，事实上是不大可靠的。我们那些对分析力的评价，只不过是根据其效果罢了。大家所知道的，具有分析力的人，如果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，总是不禁会感到这是其乐无穷的源泉。大力士喜欢专门炫耀自己的臂力，酷嗜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。有分析力的人就喜欢解开任何疑难的脑力活动，只要是可以发挥他的才能，就算是对琐碎小事，也可以感觉到津津有味。他喜爱猜谜解题，琢磨天书，凡是要解开一项疑难，都没有显示出他的聪明程度，在平庸之徒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。他用这种分析方法的精髓取得的成就，的的确确有些全凭直觉的味道。

假如精通数学，这种解决疑难的才能也许格外高强，最好就是精通那种高等数学，也就是所谓解析，称之为解析似乎是最理想的了。事实上也不是，只是由于它运用逆算法，才可以说得上为解析。但是计算本来并不是说就等于分析。比如说，下象棋的，并不是在分析上下功夫，而只在计算上费心机。所以，一般认为的下象棋有益身心的说法根本就是不对的。目前我并没有在写论文，只不过是在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前面，事先就写下一段杂乱无章的意见作为自己的开场白而已。并且

我要趁机声明一下，将较高的思考能力花费在看不出什么花样的跳棋上，比起用在苦心推敲的象棋上，更加见效，显得更加有用。象棋这玩意，各自都有各自的稀奇古怪走法，都有着变化无常的妙用。象棋不过就是复杂些罢了，可是却也往往被人错当作深奥。下象棋一定要聚精会神，假如稍有松懈，或者疏忽一步，就会损兵折将，并且败下阵来。象棋的走法，不仅仅是五花八门，还错综复杂，这样疏忽的可能性也就增多。十回中倒有九回，赢家可能总是精神集中的棋手，而不是非常聪明的棋手。跳棋这门游戏，相反的，走法死板，变化绝少，疏漏的可能性少很多，因此相比之下，还用不着全神贯注，当双方棋手相遇，只需要聪明一点就保管不会输。说得比较细致一点，不妨假定一下有一局跳棋，大家只是剩下4个王棋，当然也没什么疏忽的了。这样，假如双方旗鼓相当的话，分明就只有善于动脑筋，棋法步步推敲，才可能取胜。有分析力的人碰到每一步都想对策的情况，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，并且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一下，这样常常可以一眼就看出唯一的着数，有的时候这着数真的简单得可笑，但是使对方铸成错误、忙中失算，凭借的就是这一着。

惠斯特牌戏素来因为可以养成所谓计算能力而闻名，众所周知，凡是智力出众的人，明显沉湎此道，并且感到其乐无穷，然而不愿下象棋，觉得无聊。不用说，绝对找不到第二种同样性质的玩意需要这样大大发挥分析能力的。世上象棋下得出色的人，至少只是在象棋方面有专长罢了，但是精通惠斯特，就可能在一一切钩心斗角的比较重大的场合取胜。我说精通，意思也就是说熟谙这门玩意，包括通晓一切可以取得合法优势的窍



门。这种窍门不仅仅是五花八门的，同时也是多种多样的，并且往往就在心灵深处，一般人根本就没法了解。留神观察的，记忆力也一定会变强，因此，专心下象棋的人，玩起惠斯特也一定会非常出色。并且霍伊尔牌戏谱中的规则，可以根据纯粹的牌戏技巧制定得非常通俗易懂。人们通常会认为精于此道的，一定要具有两个条件，一就是过目不忘，二就是根据“本本”行事。但是碰到规则范围里没有的情况，倒恰恰就看得出具有分析力的人的牌技。他悄悄作了不少观察以及推论。他的牌友说不定也在这么做。只不过双方有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，与其说是决定于推论的正误，还不如说是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。一定要掌握怎样观察这门学问。玩牌的人一定不会是只顾自己打牌，也不是仅仅因为只求赢牌，就不分神推断局外的事。他仔细打量搭档的脸色，仔细跟敌手的脸色一一比较。他也许根据每个人执牌的顺序，还依据分到王牌和大牌的人种种不同的眼色，算计一张张大牌和一张张王牌。一面打牌，一面鉴貌辨色，观察人家是自信呢还是惊讶，是懊恼呢还是得意，从种种不一样的表情中，收藏以供思考的资料，根据对方将赢得的一堆牌收起来的神情，来揣测赢了这堆牌的人可不可能再赢一堆同花牌。依据对方摊牌的神情，可以认出人家是否是声东击西，掩人耳目。凡是对方随便说到一个字，或者是脱口说出一句话，或者是偶然掉下一张牌，以及不巧翻开一张牌，赶紧掩饰时那副焦急不安或漫不经心的神情，就可以计算赢了几堆牌，以及这几堆牌的布局。人家是犹豫呢还是窘迫，是惶恐呢还是焦急——凡此种种，事实上都逃不过他那类似直觉的观察，以及向他提供了情况真相的蛛丝马迹。在打了两三圈牌之后，他就可



以充分掌握各家手里有什么牌了。自此之后，就会胸有成竹，并且每副牌都打得准，就好像同局各家手里的牌都已经摊在桌面上似的。

分析能力决不能够和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，因为善于分析的人肯定也会足智多谋，但是足智多谋的人往往非常不善于分析。足智多谋常常从推定能力或归纳能力中表现出来，骨相学家将推定能力以及归纳能力归诸于一种独立的器官，并且认为这是原始的能力，然而据我看来这是本质上的错误。智力完全和白痴没有什么不同的人身上往往看得出这种原始能力，所以引起了心理学作者的普遍注意。分析能力和足智多谋之间的差别，固然比幻想和想象的差别更大，但是两者的性质，明显非常相似。事实上不难看出，聪明人往往善于幻想，然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一定就爱好分析。

而通过下面一段故事，读者看了之后多少可以当作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。

一八××年，春夏季节，我寓居巴黎，并且在当地结识了一位名叫西·奥古斯特·迪潘的法国少爷。这位公子哥儿出身非常富有——的确就是名门子弟，但是命途多舛，所以沦为贫困，以致不思发奋图强，意志消沉，也无意重整家业。还是多亏了债主留情，他才照旧承袭祖上一点薄产，并且靠此出息，他通过精打细算，好容易才可以维持温饱，倒也没有其他的奢求。说真的，看书就是他唯一的享受，更何况在巴黎，想要看书是再方便也没有了。

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蒙玛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。两人凑巧都在寻找同一部珍贵的奇书，就此交往渐渐密切起来。一



回生，两回熟。他推心置腹地将一段家史详细地告诉我，我听得非常感兴趣，法国人只要一说到自己，总是将心里话兜底倒出。对他的博览群书我也颇感惊讶，特别是他那生动活跃、海阔天空的想象力，更令人感叹。那个时候我正在巴黎寻求日夜探索的东西，不由得觉得跟这么个人交往，对我来说，真的就是无价之宝。之后我老老实实在对他吐露了这样一份心情。最后终于谈妥，在巴黎盘桓期间，我跟他住在一起；我的经济情况多多少少比他富裕，他也同意由我出钱在市郊圣杰曼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。这座房子式样古怪，摇摇欲坠，地处偏僻，荒废已久，相传是凶宅，对这种迷信我们并不深究，径自将屋子布置得正好就配合两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。

假如世人晓得我们在这地方的日常生活，一定就会把我们当作疯子，或许只是看作不害人的疯子。我们完完全全过着隐居生活，不接待任何来客。对以前的朋友我自然都严守秘密，并没把隐居的地点告诉他们，而迪潘在巴黎一直默默无闻，也无人认识。我们就这样孤独地过着日子。

因为深夜的魅力我的朋友偏爱深夜，这就是他的一个怪癖，除此之外还能称作什么呢？我暗地里也不由得染上这个怪癖，就像染上他的其他种种怪癖一样，并且我还狂放不羁地沉溺于他那突发的奇想中。夜神永远不会伴随我们，但是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。天刚刚破晓，我们就统统关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，并且点上一对小蜡烛，同时点上浓烈的香料，这时候就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。凭借着这些微光，我们就这样沉湎在梦想里——写字、谈心、看书。等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光临的时候，我们才臂挽臂地去到大街小巷，或者是继续日



间的话题，或者是到处游荡，并且走得老远老远，一直就逛到深更半夜，就在人烟稠密的城里，黑影和闪闪灯火中，寻求无穷无尽的精神刺激，这种精神刺激只有凭借着默默观察才可以领略得到。

虽然我早就从迪潘那丰富的想象力里看出来他具有特殊的分析能力，但是在这种时候，对他的分析能力我还是不由得心悦诚服，另眼相看。看他模样好像也巴不得露一手玩玩——假如不全是卖弄的话——他毫不含糊地老老实实承认其中自有乐趣。他常常轻声嘻嘻笑着，并且对我吹嘘说，大多数人和他比起来，事实上都是玻璃心肝，一看就透。对我的心思他真是了如指掌，经常当场拿出这种惊人的根据，证明他说的就是一片不假的。这个时候他的态度冷淡，眼神毫无表情，茫然若失；而他的嗓子一直来都是洪亮的男高音，竟提到了最高音，如果不是发音有条不紊，就会咬字一清二楚，听起来真的很像他在发火呢。眼看他这样的心情，我不由经常会默想着有关双重心理的古老学说，心里不停地玩味着兼具丰富想象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看过了这一段，请别以为我所说的是在详细讲述什么神秘故事，或者是在写什么传奇小说。我笔下描写的一切事情，只不过是因为激动心理，也可能就是病态心理的结果。可是在这时期要说明他谈话的特征，最好还要举个例子。

有一夜，在皇宫附近一条又脏又长的街上，我们就在那里闲逛，两人都在想心事，谁都不发一言，最起码也有 15 分钟。冷不防地，迪潘开口说了这样一番话：

“他是个极其矮小的家伙，那倒是的，但是到杂技场去演出



还不错。”

“那就不用说了。”我不假思索地答道，原来我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，因此开头根本就没注意迪潘竟然会和我这么出奇地不谋而合，就这么一下就说中我的心思。我转眼工夫定了定神之后，才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迪潘，”我正色道，“这可将我弄糊涂了。不瞒你说，我真的是非常惊讶，简直就信不过自己的耳朵。你怎么会知道我正在想……”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住了口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就知道我在想谁。

“……想桑蒂伊，”他说，“干吗不继续往下说？刚才你心里不是在想，他个子矮小，不配演悲剧吗？”

这就是我才心里想着的一个问题。桑蒂伊原来的时候只不过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皮匠，他成了个戏迷，并且曾经粉墨登场，演过克雷比荣悲剧中的泽克西斯一角，可是谁知卖力的结果，反而是受到一阵冷嘲热讽。

“请你千万别卖关子，”我失声叫道，“可以说说你有什么神机妙算，才可以看透我心里在想这件事。”老实说，我想拼命地掩盖，但是免不了流露出惊讶的神色。

“看到卖水果的，你因此就会想到这个修鞋的个子太矮，不配演泽克西斯和诸如这样的角色。”我朋友回答道。

“卖水果的？——这话可奇怪了——我并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。”

“就在咱们刚才走到这条街上，不是有个人迎面朝你闯来吗——大约是 15 分钟以前的事吧。”

于是我这才想起来，就在刚才从西小街走到这条大街上，



确实就有个卖水果的，并且头上顶着一大篓苹果，冷不防地，差点就将我撞倒了，但是我实在弄不懂，这和桑蒂伊有什么关系。

迪潘的脸上一点都没有吹牛的神色。他说：“待会儿就讲给你听，一说下面的话你就会完全明白了，咱们先回顾一下我跟你说话那会儿，一直到碰到那卖水果的那里为止，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吧。你的一连串思想活动中其中的几个主要环节是这样的——猎户星座、桑蒂伊、伊壁鸠鲁、尼古斯博士、街上的石头、石头切割术、那个卖水果的。”

在生活中人们有时总不免要细细玩味自己的思路，怎么就会一下子想到这上面来。细细想一下往往回味无穷，第一次尝试的人，眼看开头想起的事以及最后想到的事之间竟然毫不相干、南辕北辙，当然难免就会感到惊讶。我听到迪潘刚才那番话之后，就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，心里那份惊讶别提有多大了。接着刚才的话他往下说道：

“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咱们刚刚走出西小街之后，一直都在谈马，那就是咱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。当我们拐进这条街，就是碰巧有个卖水果的，头上顶着个大篓子，急匆匆地擦过咱们身边，而那儿的人行道刚好就正在修理，堆了一堆石头，他将你撞到石头上。你踩到一块松落的石头，之后就绊了一脚，并且脚腕子还稍微扭了下，看样子你生了气，绷着个脸，而且嘴里嘀咕了几句，回头看看那块石头，就一声不吭地走了。对你这种举动我并没特别留神，但是近来，我的生活里总少不了观察。

“你眼睛就这样盯着地上——两眼冒火地朝人行道上的车印



和坑洼看看，因此我知道你还在想着石头。等走到那条叫作拉玛丁的小胡同的时候，你才第一次流露出笑容。我看见你嘴唇掀了掀，就深深地相信你嘀咕的就是石头切割术，这个词儿，是由于胡同里早就试铺上牢牢叠住的石块，这词儿用在这种铺路法上会非常别扭。我知道你暗地里是在说着‘石头切割术’这词儿，并且不会联想到原子，所以就会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。再说不久之前咱们才讨论过这问题，我对你提起过，那位有名的希腊人一些含糊的猜测是多么奇特，谁知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后世证实宇宙进化的星云学说不谋而合，我这一想，就认为你势必会抬眼望望猎户星座的大星云，心里的的确确也巴不得你这么做。于是你真的抬眼看了，我这才肯定了我对你的思路一步都没摸错。昨天《博物馆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恶意讽刺桑蒂伊的长篇宏论，作者在那篇文章里，用了可耻的冷言冷语来挖苦这个皮匠，说他穿上厚底的戏靴，就改了姓名，还引起了我们常提到的一句拉丁诗句。我说的就是这句——第一个字母并不发原来的音，我之前曾经告诉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，从前写作猎户星座，我和你还挖苦过这种解释呢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忘掉的。所以，你肯定不会不从猎户星座联想到桑蒂伊。看到你嘴边掠过那样的微笑，就知道你肯定就是联想到了。你想到那倒霉的皮匠被开了刀，你就一直佝着腰走着，然而这一会儿却看见你挺直了腰板。所以就拿准你想到了桑蒂伊个子矮小，于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便打断你的思潮，说桑蒂伊那人真的就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，但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。”

不久之后，我们正翻着《论坛报》晚报，看到下面一段新闻，不禁就给吸引住了。